



鸡蛋

最近,家里的鸡下的蛋变得难吃了。

以前的鸡蛋,打到碗里,蛋黄稠得用筷子戳几下都戳不破,搅拌成蛋液后还能剩下半个蛋,另一半的蛋液黏稠地挂在碗壁上,要用橡皮刮刀才能刮下来,浓稠程度像半打发的奶油霜。不管是炒还是煮,如何烹饪都没有蛋腥味,只有鲜嫩的蛋香,松鲜香润。刚出锅的白米饭粒粒分明,米粒泛起油润的光泽,趁热盖上一颗煎蛋,淋上少许薄盐酱油,用筷子戳开煎得半熟的橘红色蛋黄,一口蛋、一口饭,堪称完美。

但最近的鸡蛋,蛋黄是白色的,没错,奶白色,就像小时候用的大块橡皮一样令人毫无食欲的白色,更不用说蛋的味道了……

鸡倒还是那同一群鸡,唯一改变的是,因为搬家的缘故,它们的生活环境从原来的大草甸子,变成了八十平方米不到、寸草不生的院子。公鸡每天一睁眼除了凌晨三点半例行公事地起来打个鸣,其余时间就是趴在院子里无所事事,等着从天而降的残羹剩饭和玉米粒。

想来以前它们在农场的荒草堆里度日时,我们从来想不起喂鸡,邻居看了直摇头,说:“人家溜达鸡虽是放山上溜达,可也喂饲料,你家倒省钱,纯溜达啊?”我俩听完嘿嘿一笑,不是羞愧,是得意得很。

没错,它们就是纯溜达。除了冬天一切都被大雪覆盖的时候,我们会撒上一把金灿灿的玉米粒,其余时间都能看见鸡饥肠辘辘地在山上刨土、刨草、刨蟋蟀和蚯蚓……总之,无论是天上的飞虫,还是土里的蚂蚁,甚至是尚未孵化的蚂蚁蛋,也悉数被快如闪电的尖嘴翻了个底朝天,拆解入腹。

夏末秋初是鸡最高兴的时节,这时的天气不冷不热,草虫皆肥美。大白菜正抱心儿,翠绿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卷得紧实,此刻站在田里观察,若是哪棵菜被鸡啄了,那大概率是有虫子不怀好意地打算住进去吃白食,被我们家鸡裹素搭配了。不过鸡偶尔也会装傻充愣,趁人不备恶狠狠地啃上几口鲜嫩的菜叶。

但无论如何,每年夏秋换季时的鸡,还是靠自己长成了难得一见的肥硕,屁股毛茸茸的,胖成爱心形状,随着优雅的鸡爪伸展着抬起又落下,在鸡尾巴下面一扭一扭。蚂蚁已经不爱吃了,这时候得吃那后腿弹射力爆表,在田里弹来弹去的蚂蚱,香酥、高蛋白。鸡为了果腹,每天清早开始辛勤耕耘,爪子从早刨到晚,除了中午阳光炽烈时,找个树荫下的沙坑刨坑卧倒去午休,其余时间,鸡爪都磨得像尖利的钢叉一般,身材也慢慢变得健壮起来。

就这样“食不果腹”、需要不眠不休工作维持温饱的高压环境下,鸡产出的蛋,蛋黄个个红得像夕阳,那是高蛋白的虫子们,贡献生命精华浓缩成的美味。这样的鸡蛋配着一亩地只能压榨出小半桶的葵花子油,烧热铁锅,等油微微冒烟时在锅边磕一颗蛋,下锅的瞬间,蓬松的蛋液裹上油皮,炒瓜子味混合蛋香、焦香,那气味能飘出去两条街。

这么说起来,鸡最近都不需要“打猎”了,它们每天睡在老刘为它们做好的木头窝里,温暖干燥、舒适透气。走得最远的距离,不过是从来屋檐下晒太阳,或者枕着脑袋往屋檐下看,仰面朝天等着什么时候放饭。它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觅食了,甚至下雪天,院子里连鸡影子都看不见,它们尊贵的鸡爪不舍得踏出木房子一步。饭?请端到鸡窝门口,伸头吃完,可是要赶紧回去趴着的。

艺术家和作家们,纷纷因为生活里的苦难结出了才华的结晶。这样想的话,我有什么好抱怨的,没有那么多成就,我也没遭那些罪啊。

写这篇记事时,城里的工作已悉数告一段落,老刘上周迫不及待地用剩余的破木板钉好了鸡窝,进度之快前所未有。这次的鸡窝格外大,人可以进去捡鸡蛋、打扫卫生。鸡窝里面还设置了上下三层的螺旋楼梯,鸡可以自由穿梭,最终抵达位于最高一层铺满厚稻草的产房,确保蛋完好无损。鸡窝四周还用水泥固定了地基,这样可以防止山上的黄鼠狼和山猫来打洞。做好这一切,我们终于在上周的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,把鸡又转运回了农场里,让它们去继续受苦。

鸡刚上山的前三天,田里的新虫目不识鸡,争先恐后地从鸡窝的缝隙钻进去,试图吃鸡窝里的玉米和小草料,引得鸡一边咕咕尖叫,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肥硕的老朋友们围炉长谈了,白菜呀,你们可要快快长呀。

的大蚂蚱吞下。三日后,周围的蚂蚱竟绝户了。鸡,已踏上新的征程,开拓山坡上的小地图去也!

不出一周,本来稀稀拉拉的鸡蛋,又变成了规律的一日一鸡一蛋。看吧,苦难,果然让鸡发愤图强!蓝天白云绿草间,还有鸡的快乐蛋!

白菜

只有二伏入秋这段时间才能开始种白菜,否则但凡天气稍暖和一点儿,白菜苗就会被烦人的虫子啃个精光。山坡上飞舞的蝴蝶各式各样,靛蓝的、橙黄的、碧绿的,大翅膀忽闪忽闪地从面前经过,让庄稼人感到胆战心惊——蝴蝶真是美丽啊……这么大的家伙要生下多大个头的大肉虫子呢,趴在白菜上,啃着甜嫩的菜叶,直到蔬菜的味道了……

鸡倒还是那同一群鸡,唯一改变的是,因为搬家的缘故,它们的生活环境从原来的大草甸子,变成了八十平方米不到、寸草不生的院子。公鸡每天一睁眼除了凌晨三点半例行公事地起来打个鸣,其余时间就是趴在院子里无所事事,等着从天而降的残羹剩饭和玉米粒。

想来以前它们在农场的荒草堆里度日时,我们从来想不起喂鸡,邻居看了直摇头,说:“人家溜达鸡虽是放山上溜达,可也喂饲料,你家倒省钱,纯溜达啊?”我俩听完嘿嘿一笑,不是羞愧,是得意得很。

没错,它们就是纯溜达。除了冬天一切都被大雪覆盖的时候,我们会撒上一把金灿灿的玉米粒,其余时间都能看见鸡饥肠辘辘地在山上刨土、刨草、刨蟋蟀和蚯蚓……总之,无论是天上的飞虫,还是土里的蚂蚁,甚至是尚未孵化的蚂蚁蛋,也悉数被快如闪电的尖嘴翻了个底朝天,拆解入腹。

夏末秋初是鸡最高兴的时节,这时的天气不冷不热,草虫皆肥美。大白菜正抱心儿,翠绿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卷得紧实,此刻站在田里观察,若是哪棵菜被鸡啄了,那大概率是有虫子不怀好意地打算住进去吃白食,被我们家鸡裹素搭配了。不过鸡偶尔也会装傻充愣,趁人不备恶狠狠地啃上几口鲜嫩的菜叶。

但无论如何,每年夏秋换季时的鸡,还是靠自己长成了难得一见的肥硕,屁股毛茸茸的,胖成爱心形状,随着优雅的鸡爪伸展着抬起又落下,在鸡尾巴下面一扭一扭。蚂蚁已经不爱吃了,这时候得吃那后腿弹射力爆表,在田里弹来弹去的蚂蚱,香酥、高蛋白。鸡为了果腹,每天清早开始辛勤耕耘,爪子从早刨到晚,除了中午阳光炽烈时,找个树荫下的沙坑刨坑卧倒去午休,其余时间,鸡爪都磨得像尖利的钢叉一般,身材也慢慢变得健壮起来。

就这样“食不果腹”、需要不眠不休工作维持温饱的高压环境下,鸡产出的蛋,蛋黄个个红得像夕阳,那是高蛋白的虫子们,贡献生命精华浓缩成的美味。这样的鸡蛋配着一亩地只能压榨出小半桶的葵花子油,烧热铁锅,等油微微冒烟时在锅边磕一颗蛋,下锅的瞬间,蓬松的蛋液裹上油皮,炒瓜子味混合蛋香、焦香,那气味能飘出去两条街。

这么说起来,鸡最近都不需要“打猎”了,它们每天睡在老刘为它们做好的木头窝里,温暖干燥、舒适透气。走得最远的距离,不过是从来屋檐下晒太阳,或者枕着脑袋往屋檐下看,仰面朝天等着什么时候放饭。它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觅食了,甚至下雪天,院子里连鸡影子都看不见,它们尊贵的鸡爪不舍得踏出木房子一步。饭?请端到鸡窝门口,伸头吃完,可是要赶紧回去趴着的。

艺术家和作家们,纷纷因为生活里的苦难结出了才华的结晶。这样想的话,我有什么好抱怨的,没有那么多成就,我也没遭那些罪啊。

写这篇记事时,城里的工作已悉数告一段落,老刘上周迫不及待地用剩余的破木板钉好了鸡窝,进度之快前所未有。这次的鸡窝格外大,人可以进去捡鸡蛋、打扫卫生。鸡窝里面还设置了上下三层的螺旋楼梯,鸡可以自由穿梭,最终抵达位于最高一层铺满厚稻草的产房,确保蛋完好无损。鸡窝四周还用水泥固定了地基,这样可以防止山上的黄鼠狼和山猫来打洞。做好这一切,我们终于在上周的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,把鸡又转运回了农场里,让它们去继续受苦。

鸡刚上山的前三天,田里的新虫目不识鸡,争先恐后地从鸡窝的缝隙钻进去,试图吃鸡窝里的玉米和小草料,引得鸡一边咕咕尖叫,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肥硕的老朋友们围炉长谈了,白菜呀,你们可要快快长呀。

的大蚂蚱吞下。三日后,周围的蚂蚱竟绝户了。鸡,已踏上新的征程,开拓山坡上的小地图去也!

不出一周,本来稀稀拉拉的鸡蛋,又变成了规律的一日一鸡一蛋。看吧,苦难,果然让鸡发愤图强!蓝天白云绿草间,还有鸡的快乐蛋!

白菜

只有二伏入秋这段时间才能开始种白菜,否则但凡天气稍暖和一点儿,白菜苗就会被烦人的虫子啃个精光。山坡上飞舞的蝴蝶各式各样,靛蓝的、橙黄的、碧绿的,大翅膀忽闪忽闪地从面前经过,让庄稼人感到胆战心惊——蝴蝶真是美丽啊……这么大的家伙要生下多大个头的大肉虫子呢,趴在白菜上,啃着甜嫩的菜叶,直到蔬菜的味道了……

鸡倒还是那同一群鸡,唯一改变的是,因为搬家的缘故,它们的生活环境从原来的大草甸子,变成了八十平方米不到、寸草不生的院子。公鸡每天一睁眼除了凌晨三点半例行公事地起来打个鸣,其余时间就是趴在院子里无所事事,等着从天而降的残羹剩饭和玉米粒。

想来以前它们在农场的荒草堆里度日时,我们从来想不起喂鸡,邻居看了直摇头,说:“人家溜达鸡虽是放山上溜达,可也喂饲料,你家倒省钱,纯溜达啊?”我俩听完嘿嘿一笑,不是羞愧,是得意得很。

没错,它们就是纯溜达。除了冬天一切都被大雪覆盖的时候,我们会撒上一把金灿灿的玉米粒,其余时间都能看见鸡饥肠辘辘地在山上刨土、刨草、刨蟋蟀和蚯蚓……总之,无论是天上的飞虫,还是土里的蚂蚁,甚至是尚未孵化的蚂蚁蛋,也悉数被快如闪电的尖嘴翻了个底朝天,拆解入腹。

夏末秋初是鸡最高兴的时节,这时的天气不冷不热,草虫皆肥美。大白菜正抱心儿,翠绿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卷得紧实,此刻站在田里观察,若是哪棵菜被鸡啄了,那大概率是有虫子不怀好意地打算住进去吃白食,被我们家鸡裹素搭配了。不过鸡偶尔也会装傻充愣,趁人不备恶狠狠地啃上几口鲜嫩的菜叶。

但无论如何,每年夏秋换季时的鸡,还是靠自己长成了难得一见的肥硕,屁股毛茸茸的,胖成爱心形状,随着优雅的鸡爪伸展着抬起又落下,在鸡尾巴下面一扭一扭。蚂蚁已经不爱吃了,这时候得吃那后腿弹射力爆表,在田里弹来弹去的蚂蚱,香酥、高蛋白。鸡为了果腹,每天清早开始辛勤耕耘,爪子从早刨到晚,除了中午阳光炽烈时,找个树荫下的沙坑刨坑卧倒去午休,其余时间,鸡爪都磨得像尖利的钢叉一般,身材也慢慢变得健壮起来。

就这样“食不果腹”、需要不眠不休工作维持温饱的高压环境下,鸡产出的蛋,蛋黄个个红得像夕阳,那是高蛋白的虫子们,贡献生命精华浓缩成的美味。这样的鸡蛋配着一亩地只能压榨出小半桶的葵花子油,烧热铁锅,等油微微冒烟时在锅边磕一颗蛋,下锅的瞬间,蓬松的蛋液裹上油皮,炒瓜子味混合蛋香、焦香,那气味能飘出去两条街。

这么说起来,鸡最近都不需要“打猎”了,它们每天睡在老刘为它们做好的木头窝里,温暖干燥、舒适透气。走得最远的距离,不过是从来屋檐下晒太阳,或者枕着脑袋往屋檐下看,仰面朝天等着什么时候放饭。它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觅食了,甚至下雪天,院子里连鸡影子都看不见,它们尊贵的鸡爪不舍得踏出木房子一步。饭?请端到鸡窝门口,伸头吃完,可是要赶紧回去趴着的。

艺术家和作家们,纷纷因为生活里的苦难结出了才华的结晶。这样想的话,我有什么好抱怨的,没有那么多成就,我也没遭那些罪啊。

写这篇记事时,城里的工作已悉数告一段落,老刘上周迫不及待地用剩余的破木板钉好了鸡窝,进度之快前所未有。这次的鸡窝格外大,人可以进去捡鸡蛋、打扫卫生。鸡窝里面还设置了上下三层的螺旋楼梯,鸡可以自由穿梭,最终抵达位于最高一层铺满厚稻草的产房,确保蛋完好无损。鸡窝四周还用水泥固定了地基,这样可以防止山上的黄鼠狼和山猫来打洞。做好这一切,我们终于在上周的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,把鸡又转运回了农场里,让它们去继续受苦。

鸡刚上山的前三天,田里的新虫目不识鸡,争先恐后地从鸡窝的缝隙钻进去,试图吃鸡窝里的玉米和小草料,引得鸡一边咕咕尖叫,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肥硕的老朋友们围炉长谈了,白菜呀,你们可要快快长呀。

的大蚂蚱吞下。三日后,周围的蚂蚱竟绝户了。鸡,已踏上新的征程,开拓山坡上的小地图去也!

不出一周,本来稀稀拉拉的鸡蛋,又变成了规律的一日一鸡一蛋。看吧,苦难,果然让鸡发愤图强!蓝天白云绿草间,还有鸡的快乐蛋!

白菜

只有二伏入秋这段时间才能开始种白菜,否则但凡天气稍暖和一点儿,白菜苗就会被烦人的虫子啃个精光。山坡上飞舞的蝴蝶各式各样,靛蓝的、橙黄的、碧绿的,大翅膀忽闪忽闪地从面前经过,让庄稼人感到胆战心惊——蝴蝶真是美丽啊……这么大的家伙要生下多大个头的大肉虫子呢,趴在白菜上,啃着甜嫩的菜叶,直到蔬菜的味道了……

鸡倒还是那同一群鸡,唯一改变的是,因为搬家的缘故,它们的生活环境从原来的大草甸子,变成了八十平方米不到、寸草不生的院子。公鸡每天一睁眼除了凌晨三点半例行公事地起来打个鸣,其余时间就是趴在院子里无所事事,等着从天而降的残羹剩饭和玉米粒。

想来以前它们在农场的荒草堆里度日时,我们从来想不起喂鸡,邻居看了直摇头,说:“人家溜达鸡虽是放山上溜达,可也喂饲料,你家倒省钱,纯溜达啊?”我俩听完嘿嘿一笑,不是羞愧,是得意得很。

没错,它们就是纯溜达。除了冬天一切都被大雪覆盖的时候,我们会撒上一把金灿灿的玉米粒,其余时间都能看见鸡饥肠辘辘地在山上刨土、刨草、刨蟋蟀和蚯蚓……总之,无论是天上的飞虫,还是土里的蚂蚁,甚至是尚未孵化的蚂蚁蛋,也悉数被快如闪电的尖嘴翻了个底朝天,拆解入腹。

夏末秋初是鸡最高兴的时节,这时的天气不冷不热,草虫皆肥美。大白菜正抱心儿,翠绿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卷得紧实,此刻站在田里观察,若是哪棵菜被鸡啄了,那大概率是有虫子不怀好意地打算住进去吃白食,被我们家鸡裹素搭配了。不过鸡偶尔也会装傻充愣,趁人不备恶狠狠地啃上几口鲜嫩的菜叶。

但无论如何,每年夏秋换季时的鸡,还是靠自己长成了难得一见的肥硕,屁股毛茸茸的,胖成爱心形状,随着优雅的鸡爪伸展着抬起又落下,在鸡尾巴下面一扭一扭。蚂蚁已经不爱吃了,这时候得吃那后腿弹射力爆表,在田里弹来弹去的蚂蚱,香酥、高蛋白。鸡为了果腹,每天清早开始辛勤耕耘,爪子从早刨到晚,除了中午阳光炽烈时,找个树荫下的沙坑刨坑卧倒去午休,其余时间,鸡爪都磨得像尖利的钢叉一般,身材也慢慢变得健壮起来。

就这样“食不果腹”、需要不眠不休工作维持温饱的高压环境下,鸡产出的蛋,蛋黄个个红得像夕阳,那是高蛋白的虫子们,贡献生命精华浓缩成的美味。这样的鸡蛋配着一亩地只能压榨出小半桶的葵花子油,烧热铁锅,等油微微冒烟时在锅边磕一颗蛋,下锅的瞬间,蓬松的蛋液裹上油皮,炒瓜子味混合蛋香、焦香,那气味能飘出去两条街。

这么说起来,鸡最近都不需要“打猎”了,它们每天睡在老刘为它们做好的木头窝里,温暖干燥、舒适透气。走得最远的距离,不过是从来屋檐下晒太阳,或者枕着脑袋往屋檐下看,仰面朝天等着什么时候放饭。它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觅食了,甚至下雪天,院子里连鸡影子都看不见,它们尊贵的鸡爪不舍得踏出木房子一步。饭?请端到鸡窝门口,伸头吃完,可是要赶紧回去趴着的。

艺术家和作家们,纷纷因为生活里的苦难结出了才华的结晶。这样想的话,我有什么好抱怨的,没有那么多成就,我也没遭那些罪啊。

写这篇记事时,城里的工作已悉数告一段落,老刘上周迫不及待地用剩余的破木板钉好了鸡窝,进度之快前所未有。这次的鸡窝格外大,人可以进去捡鸡蛋、打扫卫生。鸡窝里面还设置了上下三层的螺旋楼梯,鸡可以自由穿梭,最终抵达位于最高一层铺满厚稻草的产房,确保蛋完好无损。鸡窝四周还用水泥固定了地基,这样可以防止山上的黄鼠狼和山猫来打洞。做好这一切,我们终于在上周的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,把鸡又转运回了农场里,让它们去继续受苦。

鸡刚上山的前三天,田里的新虫目不识鸡,争先恐后地从鸡窝的缝隙钻进去,试图吃鸡窝里的玉米和小草料,引得鸡一边咕咕尖叫,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肥硕的老朋友们围炉长谈了,白菜呀,你们可要快快长呀。

的大蚂蚱吞下。三日后,周围的蚂蚱竟绝户了。鸡,已踏上新的征程,开拓山坡上的小地图去也!

不出一周,本来稀稀拉拉的鸡蛋,又变成了规律的一日一鸡一蛋。看吧,苦难,果然让鸡发愤图强!蓝天白云绿草间,还有鸡的快乐蛋!

白菜

只有二伏入秋这段时间才能开始种白菜,否则但凡天气稍暖和一点儿,白菜苗就会被烦人的虫子啃个精光。山坡上飞舞的蝴蝶各式各样,靛蓝的、橙黄的、碧绿的,大翅膀忽闪忽闪地从面前经过,让庄稼人感到胆战心惊——蝴蝶真是美丽啊……这么大的家伙要生下多大个头的大肉虫子呢,趴在白菜上,啃着甜嫩的菜叶,直到蔬菜的味道了……

鸡倒还是那同一群鸡,唯一改变的是,因为搬家的缘故,它们的生活环境从原来的大草甸子,变成了八十平方米不到、寸草不生的院子。公鸡每天一睁眼除了凌晨三点半例行公事地起来打个鸣,其余时间就是趴在院子里无所事事,等着从天而降的残羹剩饭和玉米粒。

想来以前它们在农场的荒草堆里度日时,我们从来想不起喂鸡,邻居看了直摇头,说:“人家溜达鸡虽是放山上溜达,可也喂饲料,你家倒省钱,纯溜达啊?”我俩听完嘿嘿一笑,不是羞愧,是得意得很。

没错,它们就是纯溜达。除了冬天一切都被大雪覆盖的时候,我们会撒上一把金灿灿的玉米粒,其余时间都能看见鸡饥肠辘辘地在山上刨土、刨草、刨蟋蟀和蚯蚓……总之,无论是天上的飞虫,还是土里的蚂蚁,甚至是尚未孵化的蚂蚁蛋,也悉数被快如闪电的尖嘴翻了个底朝天,拆解入腹。

夏末秋初是鸡最高兴的时节,这时的天气不冷不热,草虫皆肥美。大白菜正抱心儿,翠绿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卷得紧实,此刻站在田里观察,若是哪棵菜被鸡啄了,那大概率是有虫子不怀好意地打算住进去吃白食,被我们家鸡裹素搭配了。不过鸡偶尔也会装傻充愣,趁人不备恶狠狠地啃上几口鲜嫩的菜叶。

但无论如何,每年夏秋换季时的鸡,还是靠自己长成了难得一见的肥硕,屁股毛茸茸的,胖成爱心形状,随着优雅的鸡爪伸展着抬起又落下,在鸡尾巴下面一扭一扭。蚂蚁已经不爱吃了,这时候得吃那后腿弹射力爆表,在田里弹来弹去的蚂蚱,香酥、高蛋白。鸡为了果腹,每天